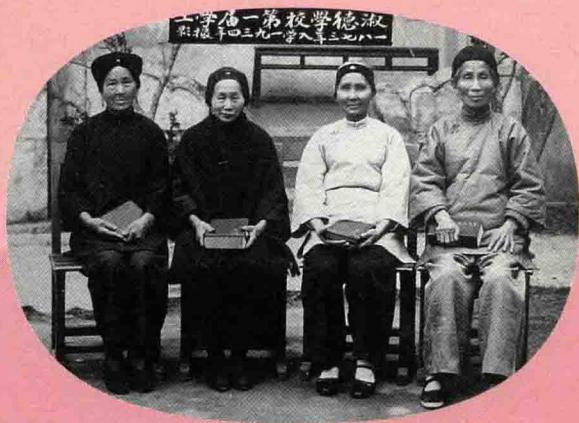


坚忍与守望

近代韩江下游的福音婆娘

蔡香玉 著



生活·讀書·新知 三联书店

坚忍与守望

近代韩江下游的福音婆娘

蔡香玉 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潮汕社会宗教与文化研究系列

Copyright © 2014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作品著作权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坚忍与守望：近代韩江下游的福音娑娘 / 蔡香玉著.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6

(潮汕社会宗教与文化研究系列)

ISBN 978-7-108-04359-7

I. ①坚… II. 蔡… III. ①基督教史—潮州市—近代
②基督教史—潮州市—近代 ③妇女史—潮州市—近代
④妇女史—潮州市—近代 IV. ①B979.2 ②D442.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278878号



责任编辑 李学军 曹明明

装帧设计 康 健

责任印制 崔华君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22号 100010)

网 址 www.sdxjpc.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市松源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4年6月北京第1版

2014年6月北京第1次印刷

开 本 720毫米×965毫米 1/16 印张 20.5

字 数 304千字

印 数 0,001—4,000册

定 价 46.00元

(印装查询：01064002715；邮购查询：01084010542)

总序

上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在饶宗颐教授攘臂一呼下,潮汕历史文化研究开始在各方面发展。短短数年间,已汇众千百潮人学者,而整体研究也已总括为一门具有丰富内涵的独特学问,以“潮学”闻名于国际文化学术界。相关研究中心的成立,并期刊及专著的出版,如雨后春笋。至今,我们对潮汕区域历史、潮籍历史文化名人、潮人的海外拓殖史、潮汕区域政治经济状况、潮汕文化源流、潮汕方言、潮州音乐、潮州歌册、潮剧、潮汕工艺农艺、潮州饮食文化等,都已有一定程度的把握。

然而,潮学研究成果虽丰,在宗教研究方面,却未见相应之发展。当然,在潮学圈中,也有学者就潮汕地区各宗教以至基督宗教的文化、历史、与社会之互动等等做了一些探索,例如对祠堂、庙宇、祖宗崇拜、风水、亡斋风俗、宋代潮州的佛教等的研究,又例如对潮汕地区基督宗教传播、清末潮汕地区的基督宗教运动、20世纪教会办学的命运、汕头基督宗教教会的自立与分离、个别基督宗教宗派及差会的历史描述等的研究。然而,这方面的功夫,至今仍然只属初探阶段,当中存在着不少有待填平的研究洼沟。对不少学者来说,这是极为可惜的,但却也是开展研究领域之良机。近二十多年,中外学者常谈到第二轴心时代的全新文明,谈到当下

的全球意识、全球在地意识、大地意识、对话意识、女性意识等，亦留意到在新时代里，宗教人文精神的重要性及其重建之急切性。事实上，数十年来，我国的宗教研究以惊人的速度发展，在哲学、文学、历史研究、社会学、心理学、政治学、文化研究、人类学、艺术研究、建筑学、法学等领域里，都对宗教进行了学术探索。今天，即使在不少历史悠久的重点大学里，也能找到宗教研究机构以至于学系，这是我国改革开放多年来的重大成就之一，而宗教学亦由往日的“险学”转化成今日蓬勃发展的“显学”。

毫无疑问，潮汕是一个宗教文化非常浓郁的地方。当中的基督宗教也不例外。基督教传入潮汕区域已超过 160 年。这即是说，在汕头开埠（1860 年）前，基督教已存在于此地。事实上，不少学者认为，早于 19 世纪初，潮汕地区已是欧美传教差会欲求开发之地。在过往年间，基督宗教在潮汕非常活跃，在创办医院、办学、慈善事业、妇女工作等方面，都有足迹。不单如此，在潮州的商业史中，传教士也有涉足，例如在 19 世纪与 20 世纪之交，于潮州商贸领域中占举足轻重地位的抽纱工艺，正是传教士引入的。我们认为，潮学有必要注入基督宗教研究的元素。

此外，潮汕基督宗教研究，在国际学术圈子里，也是一个值得发展但仍是有待发展的领域。近年来，学术界对中国基督宗教之研究重心，已由研究整体转移至地方观点（local knowledge）的研究，学者们亦力求深入探讨基督宗教与地方社会及宗教的互动关系、基督宗教本土化的不同形式，及基督宗教在中国发展的区域差异。潮汕地区，位于广东省之东北。在民国初，广东受餐基督徒人数已超过 30 万，是全国之冠。时至今日，广东教会里仍是潮语系的教会最为兴旺。因此，不论从历史看或是从现今看，研究潮汕基督宗教，就了解华南基督宗教而言，是不可或缺的，这也是我们决定出版“潮汕社会宗教与文化研究系列”的原因。这套丛书，广邀了不同领域的学者们参与，从全球在地化、性别觉醒、建筑、历史、社会、文化、宗教、人生等向度切入，发掘蕴藏在潮汕基督宗教中的人文宝藏，以多元的视野为当下的新文明中宗教人文精神的深化提供资源。

得蒙李嘉诚基金会的鼎力支持，并香港中文大学的大力合作，“汕头大学文学院基督宗教研究中心”于 2010 年初正式成立，重点研究粤东地区

基督宗教史、粤东各地基督宗教和其他宗教的现状、基督宗教哲学与神学、基督宗教与潮汕文化、基督宗教与社会之互动、基督宗教与妇女发展、基督宗教伦理学、基督宗教和学校教育、基督宗教和全人生命教育、基督宗教和慈善及医疗事业、潮人成就与潮人的宗教信仰等等。至今，我们已成功地汇聚了不少国内外的相关学者，并曾多次举办学术会议及圆桌学术交流活动，还设立了相关的优配研究基金。2012年9月，“汕头大学·香港中文大学联合基督教研究中心”亦得以成立，把潮汕基督宗教研究的工作再推上一层楼。本丛书得以面世，得到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的专业出版支持，我们深感荣幸。有各方的支持，我们深信，本丛书能给海内外学者及读者带来一种人文新视野，并为潮汕地区的基督宗教研究做出贡献。

汕头大学基督教研究中心主任

汕头大学·香港中文大学联合基督教研究中心副主任

关瑞文



潮汕的“婆娘间”

潮汕地区有“闲间”这样一种公共活动场所。闲间一般是男人的天下，但有的地方也有“婆娘闲间”，简称“婆娘间”。邻里的妇女们晚上常聚在一单身女子屋里说私密话，唱潮州歌册，有时也进行一些秘密的宗教仪式。一些重要的节日，如七夕，长辈和小姑娘们会在婆娘间相聚，焚香礼拜，交流女红技巧，并互赠亲手制作的工艺品。此图摘自 Adele M. Fielde《中国一隅》(A Corner in Cathay)一书，书中描述了潮汕婆娘聚在“婆娘间”焚香祷祝请姑神的仪式，汕头的吴棧画派应作者之邀作画，用作此章的插图，作者以“The Women's Apartment”作为图片说明。

目 录

1 绪 论

- 1 一、缘起与意义
- 7 二、先行研究概述
- 27 三、资料的收集与利用

34 第一章 晚清时期的潮州府

- 34 一、地理、方言
- 39 二、“过番”习俗
- 44 三、性别差异

50 第二章 男性“过番”与洋教西来

- 52 一、天主教
- 55 二、基督教
- 63 三、相遇于长洲

78 **第三章 合作与竞争**

78 一、福音入潮

83 二、宗派合作

90 三、教派竞争

99 **第四章 妇女教务**

100 一、女学

108 二、妇学

117 三、孤儿院

124 **第五章 女传道**

129 一、社会背景

136 二、入教原因

142 三、职业培训

150 四、社会影响

158 **第六章 婚姻理想**

159 一、永久性

163	二、专一性
169	三、相敬相爱
174	四、克己奉献

182 第七章 婚姻实践

184	一、重婚
189	二、离婚
194	三、娶妾
200	四、小媳

207 第八章 吴雨三的教女经

207	一、人物生平
209	二、教中职务
212	三、男女有别的家教
217	四、“有夫子便有系累”

223 第九章 教内观抽纱

225	一、抽纱的起源
-----	---------

228	二、教会集中管理
240	三、信徒自主经营
248	第十章 教外观抽纱
249	一、技艺推广
253	二、地区网络
258	三、迁徙与分工
264	结语
269	参考文献
290	附录一 美国浸信会所雇的女传道
294	附录二 女传道的中英文名辨正
299	附录三 受雇于英国长老会的潮汕女性
303	附录四 美国浸信会、法国巴黎外方传道会婚姻观念的史料
306	附录五 潮汕地区长老会教团的违规婚姻案例
309	附录六 汕头的外资抽纱洋行（1920—1949年）
311	附录七 汕头的华资抽纱公司及经理
314	后记

图版目录

潮汕的“娑娘间” 4

图1 惠、潮、嘉三府 34

图2 英国长老会与美国浸信会的传教区域（1899年） 37

图3 巴色会的传教区域（1912、1914年至1931年） 38

图4 长洲地图 42

图5 潮汕地区缠足和未缠足的女童 45

图6 潮汕人口迁徙与福音入潮路线 51

图7 新教各宗派的潮人宣教网络：以郭士立为中心 82

图8 英国长老会的潮州方言《圣经》

（罗马拼音版，汕头鸿雪轩印，1890年） 85

图9 潮州府城英美法会堂点分布图 93

图10 澄海县天主教堂分布图 96

图11 淑德女学师生 103

图12 淑德学校第一届学生（1873年入学，1934年摄影） 103

图13 斐姑娘 109

图14 李洁姑娘（摄于大约1878年，时年37岁） 111

- 图 15 守贞姑罗氏 114
- 图 16 葛玛利（左）、玫瑰姑娘（右）与潮汕贞女 116
- 图 17 沙尔德圣保禄女修会收容弃婴（摄于大约 1910 年，汕头） 119
- 图 18 英国长老会收容弃婴（1911 年） 121
- 图 19 陆快与学生 127
- 图 20 女传道群像 127
- 图 21 黄宝容及其家人 128
- 图 22 吴真宝和黄秀莲 128
- 图 23 女传道合影（摄于磐石，日期不详） 156
- 图 24 林锦平和孙安美（Abbie G. Sanderson），
美国浸信会（1920—1937 年） 157
- 图 25 脚桶箍喻 177
- 图 26 吴雨三像 208
- 图 27 家书（一） 216
- 图 28 家书（二） 222
- 图 29 抽纱手帕（潮汕，当代） 224
- 图 30 杜士比神甫（摄于约 1910 年） 230
- 图 31 潮州府城天主教孤儿做针线活 231
- 图 32 沙尔德圣保禄修女会组织孤儿制作抽纱
（摄于约 1910—1913 年） 232
- 图 33 耶琳夫人（居中者）传授抽纱技艺 234
- 图 34 “在妇学中自谋生计”（美国浸信会，磐石，约 1911—1920 年） 236
- 图 35 莱爱力夫妇 241
- 图 36 抽纱的制作流程（1930 年） 254
- 图 37 抽纱原料进口和成品出口路线图（1938 年） 257
- 图 38 汕头海关调研组考察抽纱、刺绣从业者（2005 年） 262

绪 论

一、缘起与意义

生儿弄璋，生女弄瓦，先民很早就定下了接纳孩子降生的心理基调。而这一基于性别差异的观念在现今的潮汕社会，仍然普遍存在。比如时下依旧有不少潮汕家庭追生男孩，全职太太仍有强大的“市场需求”。在潮汕女子以“贤惠”标签“享誉”国内外的同时，潮汕的“大男人”也受尽了各方质疑。这种源自性别差异的不同在潮语流行音乐中，则有着另外一种表达。黎田康子的《一壶好茶一壶月》、《那一夜的月亮》、《遥思》等歌曲曾在20世纪90年代传唱一时。现在回想起来，那甜美的歌声在拨动听者心弦的同时，曲中女子思念远方丈夫的那份孤清与落寞也常回荡于脑海之中。不禁让人想到：在近代下南洋的人口迁徙潮中，留守家乡的潮汕妇女的心曲之所以如此动人，也许就在于那经得起岁月消磨的真挚情感。而痴心等待中所体现出的女性惯于隐忍的性别特征，以及自身成长过程中的点滴经历和感悟，或许都是促使笔者在后来选择与性别有关的问题作为研究课题的潜在原因。

在中山大学历史学系学习期间，受师友启发，选取了潮汕地区的教会历史作为主攻方向。曾经忆及，幼时在邻居家中曾见到黑白的头带荆棘的耶稣受难像，天窗的光柱照射在画像上，尘影飞舞，一片肃穆的气

氛。跟这家的孩子照样玩耍，并没有觉得彼此有什么不同。而当我开始就潮汕地区的教会与女性这一课题广泛收集资料时，父亲才对我说起家族中的一段往事：建国前，祖母的六姑母许氏因不满丈夫娶妾以继男嗣，带着女儿离开澄海县城，到汕头埠皈依天主教。老祖姑许氏从此没回夫家，依靠教会自谋生计，维持母女二人的日常花销。后来，她的女儿嫁给了一位教内的年轻人。这段往事引起我的好奇：面对丈夫娶妾，老祖姑作出了明显与隐忍不同的选择。她的出走是否受到了教会的影响？而教会又是如何为女性这一弱势群体提供了庇护之所与生存技能的培训？这些也促使我去进一步思考宗教对女性精神世界和物质生活的影响。

“二战”结束后，西方妇女广泛走进职场，性别研究逐渐兴起。20世纪70、80年代，一种主张赋予妇女全面参与权利（empowerment）的新发展理念被运用到教会史的研究中。学界一般都积极肯定基督教会近代中国妇女解放运动中的引导作用，如提倡男女平等、推进天足运动、反对一夫多妻和溺杀女婴等。¹也有学者认为传教会是激发妇女重新思考她们在家庭和社会中的角色的因素之一。²这是否意味着教会体制内的妇女也应获得相应的“解放”，而且是与教外妇女相比更大程度的“解放”？要回答这样的问题，唯有对信教妇女的婚姻与职业中的性别因素进行考察。然而考察信教妇女的日常生活恰恰是教会史研究中一个难以突破的瓶颈。柏海伦（Heleen Murre-van den Berg）曾指出：“我们知道在当地活动的女传教士是谁，她们在国内为何以及如何成为传教士，她们在传教地做了什么工作，但我们很少能弄清楚第一、二代当地信教妇女是谁，她们为何及如何入教，基督宗教给她们的日常生活（婚姻与职业）带来什么影响。”³鲁珍晞（Jessie G. Lutz）也抱怨说：“对于晚清时期的非精英信教妇女，我们的了

1 胡卫清：《苦难的模式：近代岭东地区女基督徒的传道与证道》，载陶飞亚编：《性别与历史：近代中国妇女与基督教》，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284页。

2 Heleen Murre-van den Berg, “Protestant Missions and Middle Eastern Women”, in Inger Marie Okkenhaug and Ingvild Flakerud eds., *Gender, Religion and Change in the Middle East: Two Hundred Years of History*, Oxford/New York: Berg, 2005, p.113.

3 Ibid.

解相当少，而对她们生活细节的了解似乎也不太可能得到。”¹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当与历史记录多出于男性之手，女性的生存状况往往容易被忽视有关。

上述问题在中国教会史的研究中同样存在。虽有史料缺乏、零散、解读不易等难处，但也并非没有突破的空间。为了更好地理解近代中国信教妇女的生存状况，有必要先将她们做具体的空间定位，进而了解其家庭背景、人际关系等影响其宗教信仰的因素。盖因基督教徒在地方社会中有多重身份认同：“信教的家庭将自身的身份认同与他们所属的宗派和宗族紧密挂钩。”²只有厘清这些因素，才有可能进一步探讨：她们为何信教？新的信仰是否改变了她们的日常生活？如果确有变化，这种变化对她们所处的地方社会又有什么影响？于是，笔者采取了“地方社会中的信教妇女”这一情景化的研究视角，因为潮汕信教妇女的生存空间是潮汕社会，而不是外国传教会的传教地。

本书研究的目标人群主要是第一、二代已婚的信教妇女。选择“第一、二代”信徒，是因为早期信徒的个人经历是重要的研究素材，能让人们更好地理解宗教的影响³；将研究对象确定为“已婚的信教妇女”，则方便笔者检验那些“过着基督教生活方式”的男女信徒的性别观念。相对于父女、母子等性别关系而言，夫妻关系无疑在已婚女性的生活中居于核心地位，因此也是主要的关注点。至于没有选取在教会学校中就读的女子作为主要的研究对象，则是因为学校是一个相对理想的空间。而且当这些女子毕业后进入婚姻生活，她们也会同样面临如何协调与丈夫关系的问题。此外，本书也会对信教家庭的父女关系有所关注，考察父亲的意见对女儿婚姻抉择的影响。

1 Jessie G. Lutz, “Women in Imperial China”, in Jessie G. Lutz ed., *Pioneer Chinese Christian Women*, Bethlehem: Lehigh University Press, 2010, p.35.

2 Joseph Tse-Hei Lee, “Gospel and Gender: Female Christians in Chaozhou, South China”, in Jessie G. Lutz ed., *Pioneer Chinese Christian Women*, Bethlehem: Lehigh University Press, 2010, pp.183-184.

3 Murre-van den Berg, “Protestant Missions and Middle Eastern Women”, p.111.

信教妇女的婚姻与职业是笔者关注的两大主题。对于第一个主题，将会考察理想的基督教婚姻与“基督化家庭”理念在潮汕地区有哪些具体内涵（第六章），以及教会的婚姻条规在具体操作时遇到的障碍（第七章）。对于第二个主题，主要着眼于早期潮汕信教妇女从事的两种职业：女传道和抽纱女。¹对女传道和抽纱女生活上的变化，以及各传教会的婚姻条规与婚姻实践做细致的探究，有助于理解潮汕地区中国人的家庭生活如何从传统走向现代。在19世纪中后期，潮汕当地信徒在不知不觉中就已体验了“现代”的生活。而所谓“现代”的观念也开始在他们的思想中萌芽，并在入教后体现于他们的行为和所从事的职业中。

“情景化”具有时空两个维度。在潮汕地区，时间维度体现在福音传入潮汕的过程：西方传教士与潮汕男性侨民先在南洋地区相遇；福音随后因侨民返乡和传教士获允入华而在潮汕传播开来，教会的妇女事业也随之展开。为了应对不同时期出现的婚姻问题，教会也多次修订其婚姻条规。空间维度则体现在粤东若干教会传教区的交叠，以及潮汕地区下南洋的人口迁徙和基督教东来传教网络的交叠上。此外，晚清时期由传教士传入的抽纱业在促成当地新的贸易和移民路线形成的同时，也将潮汕地区纳入世界经济体系当中，这是更为广阔的空间背景。

由于新教和天主教属于不同的教会体系，因此当前国内教会史在这一领域的研究基本上也是分开进行的。而布鲁斯·马斯特斯（Bruce Masters）的中东教会史著作《奥斯曼阿拉伯世界的基督与犹太教徒》，却是以奥斯曼帝国境内的新教、天主教和犹太教作为伊斯兰文化的对立面，将它们放在一起进行比较研究。²这是教会史研究的一种新角度。在1849—1948年的一百年间，潮汕地区传教主要有三个新教传教会（美国浸信会、瑞士巴色会和英国长老会）和一个天主教传教会（法国巴黎外方传道会）。本书所涉范围，也涵盖了这些新教和天主教传教会。这是因

1 诸如护士或医生这样的职业没有被提及，是因为直到民国初年，才逐渐有潮汕女性接受正规的医护教育，而严格的医护训练也限制了女性进入医疗系统的人数。

2 Bruce Masters, *Christians and Jews in the Ottoman Arab World: The Roots of Sectarianis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